

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丛书

# 孔子与中国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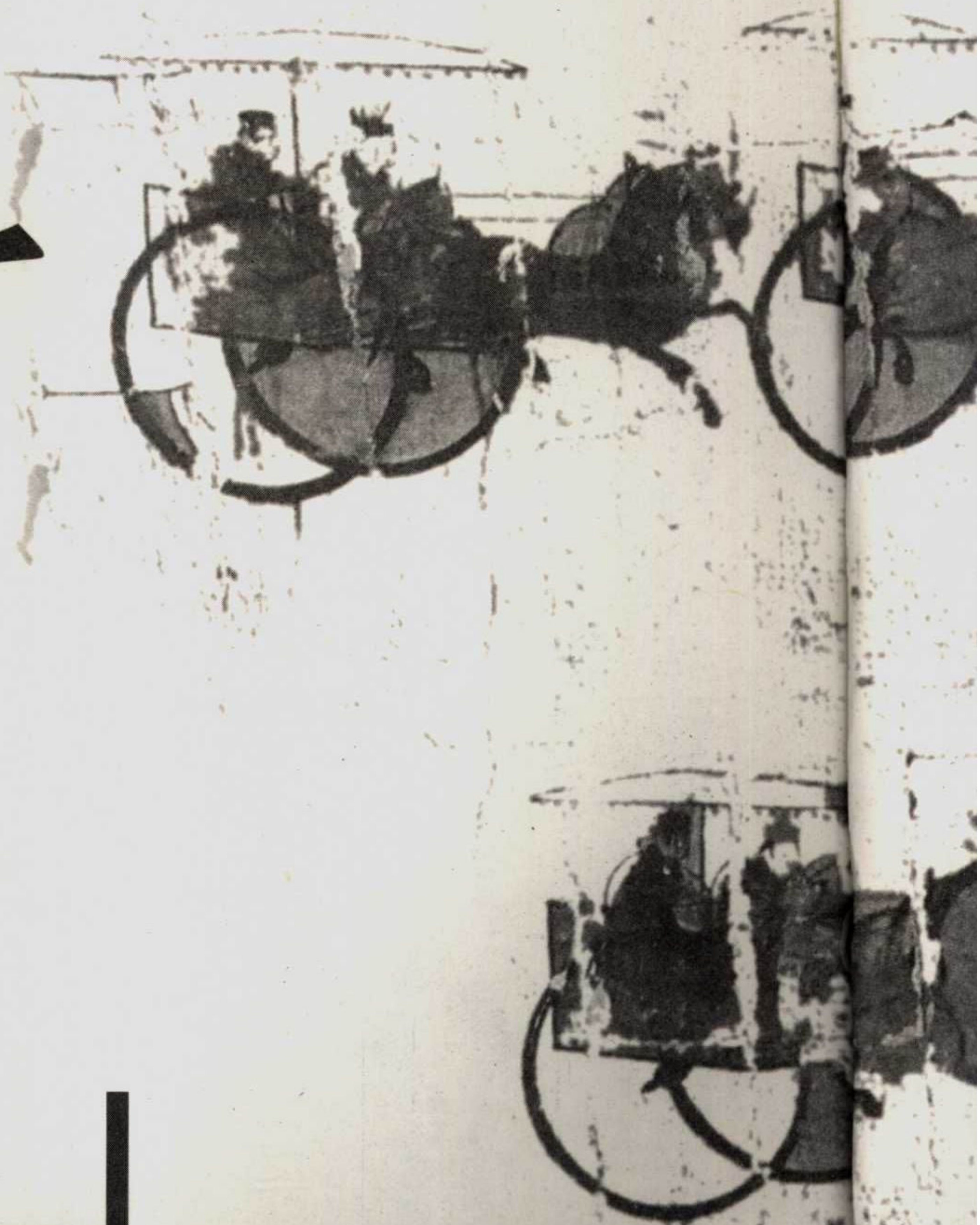
陈卫平 郁振华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孔子与中国文化

# 孔子

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丛书



# 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丛书

主编 李宗桂

顾问 张岱年 蔡尚思 任继愈 庞朴 汤一介

萧父 李锦全 方克立 方立天 张立文

出版  
策划 奚晓青

装帧  
设计 曹琼德

# 各章内容提要

## 第一章 走下神坛的“布衣”

本章叙述孔子的一生，特点是从其言行来看其文化性格。共分5节，以下依次介绍各节内容：

（1）光荣和没落。论述孔子出生的社会氛围和文化氛围。其贵族世家是光荣的，然而却已破败；鲁国所保存的周礼正统文化是光荣的，然而却趋于衰颓。

（2）挫折与成功。论述孔子最初的社会实践是受挫于仕途而成功于文化教育事业。这不仅规定了孔子一生的活动舞台，而且铸就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的文化性格：进退于仕途和从事教育之间。

（3）理想与现实。论述孔子保守的政治理想和激变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对立。这就决定了现实社会不会给孔子提供很多施展实现其政治理想的舞台。孔子只有过短暂的从政时期，其理想在现实中昙花一现。

（4）执著与迷惘。论述孔子周游列国，仍执著于理想，却处处碰壁。在这执著中蕴含着特立独行和攀附权贵的人格分裂。找不到赏识自己理想的权贵，孔子在执著中怀有迷惘，最终成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茫然无奈。

（5）凄凉与辉煌。论述孔子在鲁国的最后岁月。孔子的晚年是在政治上受冷遇、内心孤寂和接二连三地丧子及爱徒遭不幸的

悲哀中度过的。但他晚年总结了自己的教育经验，删定《六经》，走上了文化教育事业的辉煌顶峰。

## 第二章 主流思想的奠定

本章论述孔子的思想体系，特点是提出孔子思想的独特的儒学精神是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并论证了这两个原则贯注于孔子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共分5节，以下依次介绍各节内容。

(1) 仁：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并重。通过对“仁”的分析，指出“仁者爱人”体现了人道原则，然而，“克己复礼为仁”又阻遏了其中的人道原则。仁智统一体现了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的结合，但突出的是伦理理性。这就为儒家的认识论和伦理学规定了基本走向。

(2) 天人之辨：天人合一的源头。孔子的天人之辨有三个侧面：自然和人、力和命、性和习。通过对这三个侧面的分析，看到孔子试图达到天人的统一。

(3) 义利之辨：重义轻利的开端。孔子的重义轻利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在义利作为的两项而存在的层面上，重义轻利表现为人生理想（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在分别义利为各自的两个领域的层面上，重义轻利于义的领域是注重道德的内在价值，于利的领域是注重功利。

(4) 群己之辨：“和而不同”的滥觞。孔子的群己之辨涉及人生观和认识论，是在这两个领域里考察自我和社会、自我和他人的关系。他以“和而不同”思路，在肯定群和己的差别的基础上，要求两者达到和谐，而达到和谐的过程是己归并于群。因而在人生观上，自我价值融化于群体认同，在认识论上，自我意识同化于传统和权威。

(5) 君子小人之辨：内圣外王的雏型。“仁”所体现的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最后凝结为君子理想人格。君子既有现实性又有非

平民性，前者与圣人互补，后者与人小相对。孔子对君子人格的内在要素和外在表现的规定，是内圣外王的雏型。

### 第三章 传统文化的象征

本章论述孔子与传统科技、传统文艺美学和传统教育的关系，特点是揭示了孔子思想与传统的科技、美学和教育的内在联系，展示孔子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多重影响。共分3节，以下依次介绍各节内容。

(1) 构筑传统科学技术的面貌。论述了仁智统一的传统对科技有鄙视的一面但也有推动的一面，尤其是促使传统科技形成了以农医天算为主干学科，因这些学科就是仁智统一的学科。“知天命”的传统导致传统历算学的工具化，这使历算学具有实用性强和成为政治附庸的两重性。“温故而知新”的传统影响到科技著作有拟经化的倾向，这使传统科技著作有通古今之变和因循守旧的两重性。

(2) 谱写传统文艺美学的基调。传统美学以“言志”说来阐发文艺的本质，而孔子的“兴观群怨”则是其先导；传统美学以“比德”说来观照文艺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而孔子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则是其开启者；传统美学以温柔敦厚为文艺鉴赏标准，而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则是其萌芽。

(3) 确立传统教育的框架。“学而优则仕”确立了传统教育以培养君子为目标；教以“文行忠信”确立了传统教育以德育为主要教学内容；“有教无类”确立了传统教育以私学为主要办学形式。

### 第四章 在近代思潮中沉浮

本章论述孔子在近代中国的命运，特点是提出了如何超越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对峙，并注重各种思潮对待孔子的文化内涵。共分2节，以下依次介绍其内容。

(1) 反孔、尊孔和改铸孔子。农民革命鞭挞孔子，首先揭橥

反孔大旗，有其必然性，但他们同时又为孔子所牵引，这也有其必然性。这表明农民文化传统和封建统治者的孔学传统既对立又相通。改良派对儒学内在的思想批判比之农民革命是有所前进；但抬出孔子来供奉，则比之农民革命后退。这一进一退，凝结为他们的改铸孔子。革命派的“排孔无圣”，就其公开批判孔子而言，是继承了农民革命，就其剖析孔子和封建皇权相捆绑的政治实质而言，是大大深化了改良派的认知。守旧复辟势力的尊孔读经，既反衬出孔学的衰微，又表现了孔学的顽强和坚韧。

（2）拒斥、复兴和批判继承。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对孔子表示了决绝的拒斥，但这一拒斥是否定旧传统和建设新文化的同一。不过，也有把孔学和现代化绝对对立的片面性。现代新儒家有见于新文化运动的片面性，努力复兴儒学，企求“返本开新”。但他们亦走向另一片面性，即对孔学寄予过多的“同情”和“敬意”。马克思主义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提出批判继承孔子的遗产，既是对新文化运动和新儒家的合理性的发展，又是对他们片面性的克服。但是，并非毫无缺点。这就期待我们作出新的发展和超越。

# 目 录

各章内容提要	1
第一章 走下神坛的“布衣”	1
第一节 光荣与没落	2
一、破败的贵族世家	
二、衰颓的正统文化	
第二节 挫折与成功	7
一、志于仕途和志于学问的交织	
二、私学初兴和从政无门的叠合	
第三节 理想与现实	18
一、政治理想和社会现实的冲突	
二、理想在现实中昙花一现	
第四节 执著与迷惘	29
一、特立独行和攀附权贵的双重人格	
二、茫然而无奈的“知其不可而为之”	
第五节 凄凉与辉煌	45
一、冷遇、孤寂和悲哀	
二、最后的辉煌和最后的歌声	

第二章 主流思想的奠定	60
第一节 仁：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并重	61
一、“仁者爱人”的人道原则	
二、“克己复礼为仁”对人道原则的阻遏	
三、仁智统一与伦理理性的凸现	
四、在和诸子的比较中看“仁”的特征	
第二节 天人之辨：天人合一的源头	76
一、神学之天、自然之天、伦理之天	
二、对殷周“天命”论的承续和限制	
三、在“复性”说和“成性”说之间	
第三节 义利之辨：重义轻利的开端	86
一、作为人生理想的重义轻利	
二、注重道德的内在价值和公利	
第四节 群己之辨：“和而不同”的滥觞	95
一、自我价值融合于群体认同	
二、自我意识同化于传统和权威	
第五节 君子小人之辨：内圣外王的雏型	106
一、君子、小人、圣人	
二、君子人格的内在要素和外在表现	
三、培养君子之道：“好学”和“躬行”	
第三章 传统文化的象征	122
第一节 构筑传统科学技术的面貌	123
一、仁智统一：对科技的鄙视和推动	
二、“知天命”：传统历算学的工具化及其两重性	
三、“温故而知新”：传统科技的拟经化及其两重性	

第二节 谱写传统文艺美学的基调	144
一、“兴观群怨”：“言志”说的先导	
二、“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比德”说的开启	
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温柔敦厚”说的萌生	
第三节 确立传统教育的框架	162
一、“学而优则仕”：科举取士的前驱	
二、教以“文行忠信”：以德育为主的首倡	
三、“有教无类”：古代私学的创立	
第四章 在近代思潮中沉浮	180
第一节 反孔、尊孔和重塑孔子	182
一、农民革命思潮：鞭挞孔子	
二、改良维新思潮：改铸孔子	
三、革命民主思潮：排孔无圣	
四、守旧复辟思潮：尊孔读经	
第二节 拒斥、复兴和批判继承	218
一、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	
二、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批判继承	
附录一	257
附录二	271

## 第 1 章

# 走下神坛的“布衣”

我们先来见识一下雄踞神坛之上的孔子。来到孔子呱呱坠地的山东曲阜城，在城中的阙里街的西面，耸立着巍峨的孔庙。走进孔庙的大成殿，有一尊仿清代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形制重塑的高达3.3米的孔子像：头戴冕旒，身着冠服，正襟危坐，高贵而威严，一派帝王模样。这就是神坛上的孔子的面目。

不过，孔子的真容并非如此。本来的孔子，是个以教师为主要职业，博学多才却不甚得志的“布衣”。因此，在同一孔庙的圣迹殿西壁上，唐代吴道子所绘的“孔子行教像”，也许更接近孔子的风貌：阔衣博带，拱手站立，须髯拂胸，额前的几道皱纹既铭刻着饱经的风霜，又记录了诲人不倦的辛劳；鼻上的一双眼睛既充满着智慧的目光，又流露了到处碰壁的惆怅，嘴边的一丝笑意既表达着乐观的执著，又体现了仁爱慈祥的情怀。

不过，孔子的真实容貌，由于没有可靠的文献材料，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知晓了。但是，孔子的一生在祖国大地上留下的足迹

却是有案可查的。循着这些历史的足迹，孔子就从神坛上走了下来……

## 第一节 光荣与没落

“知人论世”。认识孔子必须了解其家世和所处的时世。如果概括其家世和时世，那就是双重的光荣与没落。这是什么样的光荣和没落呢？

### 一、破败的贵族世家

金秋季节，田野里的庄稼成熟了，躁动于母腹的一个生命也成熟了。公元前551年9月22日（夏历8月27日），孔子诞生了。他降临人世的第一声啼哭，并不比其他婴儿更为悦耳动听。但他具有大多数婴儿没有的东西，即显赫的贵族家世。这在当时是十分光荣的。

这光荣的家世，可以追溯到殷周交替之际。周武王灭殷，将殷朝末代君主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封于宋，成了宋国（今河南和山东、江苏、安徽交界地区）的第一代君主。他的嫡传后代弗父何（孔子第十代祖）把本应由他继承的国君之位，礼让于其弟，从此美名传四方。弗父何的曾孙正考父（孔子第七代祖），辅佐过宋国三朝君主，以谦恭俭朴和熟悉古文献而被时人称誉。相传《诗经》里的《商颂》就是他追念殷商祖先所作的史诗。正考父的儿子孔父嘉（孔子第六代祖）在宋国贵族的内讧中被杀，其后代为避祸而逃难到鲁国，以孔为姓氏。从此，这贵族世家如日薄西山，渐趋没落了。

它的最后一道余晖，就是孔子的父亲。他名纥，字叔梁，是

孔父嘉的五代孙。孔纥在鲁国的前几代是默默无闻的，而他虽然只是个失掉了世袭贵族特权的低级武官，但却颇有名气。这主要是立了两次战功。公元前563年，鲁国和几个诸侯国联合攻打一个叫偃阳（今枣庄市峄城区南）的小国，孔纥随军参战。当先锋部队攻入偃阳城时，守城的人把城门上吊起的悬门放了下来，企图把进攻的部队拦腰截断。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孔纥飞步上前，用双手托起悬门，使先入城的部队安然退出。公元前556年，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晚，孔纥率领两名将领和三百名武士，以英勇无畏的气概，一举突破齐国军队的重重包围，打退了齐军的侵扰。这两件事分别发生在孔子出生前的12年和5年。孔纥的成功，为其光荣的家世增添了勇武的阳刚之气，但未能改变其自身的社会地位。因而他的战功只是这个光荣家世的最后一页。

不过，在刀光剑影中厮杀出来的英雄总是受到世人敬仰的。凯旋而归的孔纥，以年逾花甲的岁数到颜家求婚，不满二十的颜徵在，正值青春妙龄，却愿意嫁给他。这样的一见钟情，蕴含着的是女性对英雄的爱慕。但是，由于两者的年龄相差悬殊，不合乎当时的礼仪，因而这桩婚姻遭到了社会上的奚落。直至司马迁仍在《史记·孔子世家》里，用隐寓着嘲讽之意的“野合”两字来描述这桩婚姻。

无论有怎样的冷言冷语，孔纥对这桩婚姻却是满腔热情的。这不仅是因为妻子年轻美貌，而且是因为他怀抱着一个希望——生育一个能重振这贵族世家的儿子。在这之前，孔纥曾娶过妻子，并生有一男孩，但他却是个瘸子，难以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于是，孔纥和颜徵在结婚后，就来到尼丘山祷告求子。曲阜城南面不远的群山中，五峰连峙，林壑优美，中峰就是尼丘山。孔纥夫妇俩登上尼丘山，在林涛和山风的伴唱声中，虔诚地做完了祈祷。不久，他们果然生下一个男孩，就给这孩子取名丘，字仲尼。“仲”

即老二的的意思。这个男孩正是后人习惯上尊称的孔子。

孔纥看到自己的希望有了最初的落实，不胜欢喜。但是，他没能等到希望完全成为现实的那一天，就病故了。这时，孔子才3岁，孔纥的去世，意味着这个家族世代沿袭的贵族身份终止了。他撇下的孤儿寡母成了一般的平民。颜徵在满含着悲伤的泪水，带着年幼的儿子，离开原来居住的陬邑昌平乡，迁移到鲁国国都曲阜城内的阙里居住。我们今天看到的孔子故宅，就是在这原址上经过多次翻修重建的。

孔子就出身于这样一个光荣而又没落的贵族世家里。

## 二、衰颓的正统文化

孔子所在的鲁国，有着另一种的光荣和没落。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6年），周王朝分封的诸侯国主要分布在三个区域：一是黄河下游的宋、卫、齐、鲁、陈、蔡、郑等国；二是黄河中上游的晋、秦、虞、虢等国；三是长江流域的楚、吴、越等国。

鲁国位于今山东省西南部，北依泰山，与齐为界，东临大海，西南接壤于宋、卫，自然环境与经济条件，在当时的各国中是名列前茅的。

与各国相比，最值得鲁国自豪的，是它的文化传统。殷灭周兴，周武王将功劳最大、威望最高的太公望和周公旦分别封了齐和鲁。周公是武王的胞弟，是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并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周王朝的典章制度和礼仪音乐（即人们所称的广义上的“周礼”），多半是由他制订的。周公在周王朝初期长期担任执政，其儿子伯禽代理他做了鲁国的国君。伯禽带来了其他国家所不能得到的天子专用的礼乐、器物、典册，使鲁国成为

惟一能用天子礼乐祭祀天地祖先的诸侯国。他还带来了太史太卜等文化事务的管理者和官吏。伯禽治理鲁国，严格依据周礼的规定，变化和改革鲁国原来的风俗、礼乐。在伯禽的多年经营之下，周礼所代表的文化传统在鲁国得到完善的保存和发展。这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光荣的。因为这一文化传统是统治阶级的正统文化的集中体现。

直到孔子出生的前后，对于这一文化传统的因循仍是鲁国的光荣。孔子8岁的那年（公元前544年），吴国的公子季札到了鲁国。特别令他兴奋的是听到了鲁国保存着的较完整的周朝乐歌。当他听到《周南》、《召南》两部分乐歌时就说：“真好啊！这反映出周代建国的基础已经有了，只是还有点草创的光景。其中表现出勤劳，可是没有怨意。”以后，他又饶有兴趣地听了郑地、齐国、豳地、秦国、魏地、唐地、邠地的民歌，并作了或是称赞或是批评的评论。他又听了宫廷音乐《小雅》和《大雅》，也顺便夸奖了几句。他还见识了周代以前的音乐歌舞，其中相传为舜时的乐曲《韶》最使他陶醉了。他十分欣赏地说道：“我已经听到并看到最好的了，再有其他的音乐，我也不想享受了。”在季札满意而归后的三年，孔子11岁的时候，晋国使臣韩宣子来到鲁国，他从鲁太史那里见到《易象》和鲁国的史书《春秋》，既羡慕又感慨地说：“周礼都保存在鲁国啦！”从这两件事可窥见：周礼所代表的文化传统在鲁国是十分完备和相当悠久的。

然而，就在季札和韩宣子将这视为鲁国的无上光荣的时候，这一光荣比往昔已暗淡了不少。因为周礼所代表的文化传统在鲁国正处于没落之中。还在孔子诞生前的43年（公元前594年），鲁国“初税亩”开始向私田征收赋税，承认了私有土地的合法，而周礼则把普天下之土地都归属周天子所有。在孔子诞生前的11年（公元前562年），鲁国的大夫“三桓”即鲁桓公三个儿子的后代

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把鲁国军队编为三军，三家分有其一，国君的权力从而大为削弱。这种行为是对周礼所规定的君臣等级名分的僭越。鲁国了解和研究周礼的人也日益减少。《论语》里记有鲁国的宫廷乐师纷纷星散异乡：太师挚逃到了齐国，亚饭乐师干逃到了楚国，三饭乐师缭逃到了蔡国，四饭乐师缺逃到了秦国，打鼓的方叔人居黄河之滨，摇小鼓的武人居汉水之涯，少师阳和击磬的襄人居海边。孔子26岁（公元前525年）时，东方小国的国君郯子来朝鲁国。孔子得知他精通少昊氏时代的官制历史，便匆匆赶去请教。后来，孔子对人说：“我听说过天子那里没有人主管研究这类学问了，这类学问在四方蛮夷那里却还保存着，现在我相信这一点了。”从季札在鲁国满意地听到了完备的周朝音乐，到演奏这些音乐的大师流落四方；从韩宣子羡慕地肯定周礼尽在鲁国，到鲁国已无人知晓官制礼仪的历史演变；具体而生动地说明：在孔子出生的前后几十年间，周礼所代表的正统文化在鲁国比较迅速地没落下去。

这是时代的反映。春秋时期，是新兴的封建制逐渐取代陈旧的奴隶制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在这一社会大变动中，原先滋生于奴隶制土壤的周礼文化传统趋于没落，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谓的“礼崩乐坏”。对于鲁国来说，它原被称作周礼文化传统最为浑厚和悠久的“礼乐之邦”，因而这一正统文化的崩溃和没落，在它那里引起的震动和痛苦无疑要比其他诸侯国更为强烈和深刻。而孔子就出身在这样的国家里。

家和国，双重的光荣和双重的没落。年幼的孔子生长在如此的氛围里，不能不为这样的氛围所熏染。

这在孔子的童年已有所反映。他不像一般儿童那样上树捉鸟、

古代天子诸侯用饭都得奏乐，所以乐官有“亚饭”、“三饭”、“四饭”之称。

下河摸鱼，而是把泥土捏成方形和圆形的祭器，把它们摆列出来，模仿祭祀的礼仪，练习着磕头、揖让等。这是孔子常做的几乎也是惟一的游戏。这固然说明孔子与母亲相依为命的生活是穷困的，因而没有得到过什么合适的玩具。但是，从中也依稀可见某些蕴含着意识：缅怀祖先的光荣家世来安慰其现实的没落地位；向慕周礼的光荣传统以叹惜其时下的没落趋势。

在童年孔子的幼小心灵里，这些意识无疑是潜在和模糊的。然而，随着孔子年龄的增长，这些意识就变得日益明显和清晰了。我们将会看到，他的一生，就是以挽回这双重的没落和重振这双重的光荣为己任的。为了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孔子进退于政治舞台和文化教育事业之间：政治抱负无法施展则退而从事文化教育，同时又以后者作为跃向前者的进身之阶。但前者带来的是挫折，后者带来的是成功。

## 第二节 挫折与成功

进退于政治舞台和文化教育事业之间的挫折与成功，在孔子迈向社会的最初实践中，已显露出了端倪。

### 一、志于仕途和志于学问的交织

光阴似箭，转眼即逝。孔子慢慢长大了。贫贱而艰辛的家境，使他的身上很少有富贵子弟的纨绔气，而是萌生出积极进取的志气。据孔子自己的叙述，在15岁已经立下了学习的志愿。不难想象，在这之前，孔子肯定不止一次地向母亲提问：“我的父亲是谁？他在哪里？”颜徵在也肯定不止一次地向孔子叙述过光荣的家世。这自然激励着孔子从小就产生了跻身仕途而重返贵族行列的志